



列宁选集

論高喊統一而實則 破壞統一的行为

現代工人運動中的問題，在許多方面都是些麻煩的問題，尤其在經歷過這一運動的昨天（即歷史上剛過去的階段）的那些人看來，更是如此。這裡首先就是所謂派別活動和分裂等等問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參加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用一種激憤的、神經質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口氣要求不要觸及這些麻煩問題。凡是經歷過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各派長期鬥爭（如 1900—1901 年開始的鬥爭）的人，聽到關於這些麻煩問題的議論，自然覺得有許多是不必要的重複。

但是，參加過馬克思主義者內部 14 年（如果從出現“經濟主義”最早的征候算起，已經有十八九年）了）鬥爭的人，現在已不很多了。現在補充到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來的絕大多數工人，對於過去的鬥爭不是記不清楚，便是完全不知道。他們對這些麻煩的問題特別感到興趣（我們的雜誌所進行的調查，也証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打算把這些似乎是初次（對於年輕一代工人來說，確實是初次）由托洛茨基的“非派別性工人雜誌”——“鬥爭”雜誌提出來的問題談一下。

一、論“派別性”

托洛茨基稱自己的新雜誌為“非派別性”雜誌。他在廣告中把這幾個字放在首要地位，他用各種調子強調這一點，在“鬥爭”雜誌編輯部的文章中強調過，在該雜誌出版以前，他在取消派的“北方工人報”上發表的關於該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也強調了這一點。

什麼叫作“非派別性”呢？

托洛茨基的“工人雜誌”是托洛茨基為工人辦的雜誌，可是在雜誌上絲毫看不出有工人的倡議，也看不出雜誌同工人組織有什麼聯繫。托洛茨基為了通俗起見，在他為工人辦的雜誌上，向讀者解釋了“領土”和“因素”等等名詞。

這很好。但是為什麼不把“非派別性”這個名詞也向工人解釋解釋呢？難道這個名詞比領土和因素更容易懂嗎？

不是的，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最壞的派別活動殘余的最壞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別性”的幌子來欺騙年輕一代的工人。這一點很值得加以說明。

派別活動是社會民主黨在某一歷史時代的主要特點。究竟是什麼時代呢？就是1903年至1911年這段時期。

為了盡量清楚地說明派別活動的實質，必須回憶一下1906—1907年的具體條件。當時黨是統一的，沒有分裂，但是有派別活動，也就是說，在統一的黨內實際上存在着兩個派別，兩個事實上是獨立的組織。當時基層工人組織是統一的，但是每遇到重大的問題，兩個派別就制定兩套策略；這兩種策略的擁護者在統一的工人組織中互相爭論（例如，在1906年討論杜馬內閣或者說立憲

民主黨內閣口號的時候，在1907年選舉倫敦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最後問題按多數意見來解決：一派在統一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1906年）失敗了，另一個派在統一的倫敦代表大會上（1907年）失敗了。

這在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只要回憶起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就可以識破托洛茨基所散布的那些駭人聽聞的謊言了。

自從1912年以來，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已經有兩年多沒有派別活動了，在統一的組織中，在統一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上已經沒有對策略問題的爭論了。現在的情況是，黨同取消派已經完全決裂，黨在1912年1月已經正式聲明：取消派不再屬於黨了。托洛茨基往往稱這種情形為“分裂”，關於這個名詞，我們到下面還要專門談一談。但是，“派別活動”這一名詞同真實情況不符，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我們已經說過，這種說法是不加批判地、不明智地、毫無意義地重複在昨天曾經是正確的東西，即在過去的时代曾經是正確的東西。我們聽到托洛茨基說起“派別鬥爭的混亂狀態”（見第1期第5頁、第6頁及其他許多頁），立刻可以聽出，他所代表的到底是哪些早已過時的東西。

請用在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占 $\frac{9}{10}$ 的年輕工人的觀點來看一下現在的情形吧。他們看到現在工人運動中有三種比較普遍的观点或思潮：“真理派”（以“真理報”為中心，發行量40 000份），“取消派”（15 000份）和左派民粹派（10 000份）。報紙的發行量可以向讀者說明某種宣傳的群眾性。

試問，这与“混乱状态”有什么关系呢？托洛茨基爱讲漂亮而空洞的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混乱状态”一詞 不仅是空話，而且是把昨天国外的关系搬到（确切些說，妄想搬到）今天俄国的土壤上来了。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中，沒有任何“混乱状态”。这一点想必連托洛茨基也不敢不承认。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从馬克思主义运动一誕生就开始了，到現在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在利益和观点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如果說有“混乱状态”，那只是存在于不懂得这一点的怪人的头脑中。

还有什么呢？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是“混乱状态”嗎？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取消派已經被全党认为是一种思潮，并且从 1908 年起就受到全党的痛斥，因此决不能把反对这一思潮的斗争称为混乱状态。凡是注意俄国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取消派甚至按其領袖和参加者的成員來說，都是同“孟什維主义”（1903—1908 年）和“經濟主义”（1894—1903 年）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将近 20 年的历史。把自己党的历史看作“混乱状态”，那是不可原諒的无知。

可是，从巴黎或維也納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情况，那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还有 5 个俄侨“派別”，这些单独的集团，如托洛茨基集团、“前进派”的两个集团，“布尔什維克护党派”以及“孟什維克护党派”，都想把自己算是同一社会民主党內的派別。这在巴黎或維也納（我只是拿这两个特別大的城市作例子），是所有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的。

在那里，托洛茨基的話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那里确实有派

別活動，確實是一片混亂狀態！

所謂“派別活動”，就是名義上統一（在口頭上大家都是_在一個黨內），而實際上各自為政（在事實上各個集團都是獨立的，彼此進行談判和協商，正如主權國家一樣）。

所謂“混亂狀態”，就是（1）沒有經得起核對的客觀材料，來說明這些派別同俄國工人運動的聯繫，（2）沒有材料能判明這些派別的思想面貌和政治面貌。拿1912年和1913年這整整的兩年來說吧！大家知道，這是工人運動活躍和高漲的年代，當時任何一個稍微像樣的群眾性的（在政治上，只有群眾性的東西才能算數）思潮或派別，都不能不在第四屆杜馬的選舉中，在罷工運動中，在公開的報紙上，在工會中，在保險運動等活動中表現出來。在這整整兩年的時間內，這5個國外派別，都沒有在俄國上述任何一種群眾性工人運動中顯示過任何作用！

這是每個人都容易核對的事實。

這一事實證明，我們說托洛茨基是“最壞的派別活動殘余”的代表，是完全正確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國工人運動的人都知道，口頭上標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這就是派別活動，這裡具備了派別活動的兩個重要特徵：（1）名義上承認統一，（2）事實上各自為政。這就是派別活動的殘余，因為這裡根本找不到同俄國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真正關係。

最後，這是最壞的一種派別活動，因為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沒有任何明確的立場。而真理派也好（甚至我們的死敵爾·馬爾托夫也承認，我們就一切問題所通過的眾所周知的正式決議，建立了“團結和紀律”），取消派也好（他們的面貌很清楚，至少那些著名人

物的面貌很清楚，但这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面貌，而正是自由派的面貌），都具有这种明确的立場。

不能否认，从維也納和巴黎的角度（决不是从俄国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的那些同托洛茨基派类似的派別組織，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有某些明确的立場的。例如，馬赫主义的“前进”集团拥护馬赫主义理論，是明确的；“孟什維克护党派”坚决反对这些理論，拥护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論上譴責取消派，这也是很明确的。

而托洛茨基呢，在思想上政治上却沒有任何明确的立場，所謂“非派別性”的专利权，不过是他在各派之間任意飞来飞去的专利权而已（关于这点，我們下面就要詳細談到）。

小結：

（1）托洛茨基不說明、也不了解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別之間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20年来的历史中充滿了这种分歧，而且牽涉到当代所有的基本問題（这一点，我們还要談到）；

（2）托洛茨基不了解，派別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統一，事实上各自为政；

（3）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別性”的旗帜，在庇护一个最沒有原則、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沒有基础的国外派別組織。

閃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詞句虽然燦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沒有絲毫內容。

二、論 分 裂

有人会反駁我們說：“如果說，你們真理派沒有派別活动，也就

是說，你們事實上各自為政，連名義上的統一也不承認，那你們這樣就更壞，這就是分裂主義。”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的；他不善於思考自己所說出的意思，不能自圓其說，一会儿大聲疾呼反對派別活動，一会儿又高喊什麼“分裂派接連獲得自殺性的勝利”（第1期第6頁）。

這段話只能有一種意思，就是：“真理派接連獲得勝利”（這是經得起核對的客觀事實，只要研究一下1912年和1913年俄國群眾性的工人運動，便可以肯定這一事實），可是我托洛茨基却要嚴斥真理派，因為第一、他們是分裂派，第二、他們是自殺的政治家。

我們把這一點來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要感謝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從1912年8月至1914年2月），他還跟着費·唐恩跑，大家知道，唐恩曾經威脅和號召要“殺死”反取消派。現在托洛茨基並沒有威脅說要“殺死”我們這一派（和我們的黨，——請托洛茨基先生不要生氣，這是實話！），而只是預言我們這一派會自己殺死自己！

這不是說得客氣多了嗎？這不是已經同“非派別性”言論相差無幾了嗎？

玩笑少開（雖然對於托洛茨基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清談，最客氣的回答方法就是開開玩笑）。

所謂“自殺性”的論調，只是一句空話，只是“托洛茨基主義”而已。

分裂主義是一種嚴重的政治罪名。取消派以及上面這些從巴黎和維也納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存在的集團，都千方百計地屢次把這個罪名加到我們頭上。

但是，他們每次重複這種嚴重的政治罪名，都採取了極不嚴肅

的态度。請看托洛茨基吧。他承认“分裂派(請讀作:真理派)接连获得自杀性的胜利”,同时又补充說:

“許許多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茫然失措状态的先进工人,往往自行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第1期第6頁)

这几句話难道不是揭示了对問題最不严肃的态度嗎?

目前,我們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舞台上所看到的只有取消派。你們責备我們是分裂派,那你們是不是认为我們对取消派的态度不正确呢?是的,上面所举的那些国外的集团,無論它們彼此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它們都认为我們对取消派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分裂主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集团和取消派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是重要的政治上的相似)。

如果我們对取消派的态度在理論上原則上是不正确的,那末托洛茨基就應該直截了当、开门見山地指出,他究竟认为什么地方不正确。可是,托洛茨基多年来一直迴避这个重要的問題。

如果在實踐中,运动的經驗否定了我們对取消派的态度,那也应该分析这个經驗;但是,托洛茨基也沒有这样做。他承认:“許許多多先进工人”“往往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請讀作:真理派路綫、策略、系統和組織的积极代理人)。

为什么会发生托洛茨基也承认已被經驗所証实的可悲現象,为什么先进工人,而且是許許多多先进工人,都拥护“真理报”呢?

托洛茨基回答說:这是因为这些先进工人“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

不用說,这种解釋使托洛茨基,使5个国外派別和取消派都身价百倍。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說些夸張漂

亮的詞句，給历史現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釋。如果“許許多多先進工人”，都成为与托洛茨基路綫不合的另一条政治路綫、另一条党的路綫的“积极的代理人”，那末，托洛茨基就立刻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解答說，这些先進工人是“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而他托洛茨基显然是“处于”政治路綫坚定、鮮明、正确的“状态”！…… 这位托洛茨基同时却又捶胸大罵派別活动、小組习气以及知識分子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工人的行为！……

看到这样的东西，人們不禁要問：这种喊声是不是从疯人院里发出来的？

关于取消主义和譴責取消主义的問題，党在1908年就向“先進工人”提出了，关于同取消派这一既成的集团（即“我們的曙光”集团）“分裂”的問題，也就是不撤开这一集团、不反对这一集团就无法建設党的問題，則是在两年多以前，在1912年1月提出的。絕大多数先進工人恰恰是拥护“一月（1912年）路綫”的。托洛茨基讲到“胜利”和“許許多多先進工人”，可見他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只是謾罵这些先進工人是“分裂派”、“政治上茫然失措”，以此来支吾搪塞！

只要不是疯子，都会从这些事实中作出另一种結論。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決議指导下团結起来了，哪里就有統一的意見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

我們看到被工人“撤职的”取消派分子，或两年来絲毫沒有証明自己同俄国群众工人运动有什么联系的半打国外团体，在他們那儿才真是一片茫然失措和分裂主义的景象。現在托洛茨基企图說服工人不要执行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所承认的那个“整体”的決議，就是企图搞乱运动，引起分裂。

虽然这种企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必須揭露知識分子小集团的这些妄自尊大的領袖，他們自己在搞分裂，却又大喊反对分裂；他們两年多来在“先进工人”面前已經遭到完全失敗，現在却非常蛮橫无礼地侮辱这些決議，侮辱这些先进工人的意志，罵他們“政治上茫然失措”。这岂不是諾茲德烈夫或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手法嗎？

我們出于政論家的責任，要不厌其煩地列举 确切的 顛扑不破的材料，来回答这些反复的分裂叫囂。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第二届杜馬代表中，布尔什維克占 47%，在第三届杜馬代表中占 50%，在第四届杜馬代表中占 67%。

請看，这就是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所在，这就是党的所在，这就是大多数觉悟工人的統一意見和統一行动的所在。

取消派反駁說（見“我們的曙光”第 3 期布尔金和尔·馬·的文章），我們是依靠斯托雷平选举制度才有了立論的根据。这是不明智的、不老实的反駁意見。德国人按照排斥妇女的俾斯麦选举法进行选举，以此来衡量他們所获得的成就。德国馬克思主义者根据現行的选举法来衡量他們所获得的成就，但是并不为选举法种种反动的限制辯护，因此只有疯子才会借此来斥責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

同样地，我們根据現行的选举法来衡量我們所获的成就，也并不是为选民团或选民团制度辯护。在前后三届杜馬（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杜馬）选举中，都有选民团的划分，但是在同一工人选民团内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却发生了不利于取消派的根本的变动。誰不願自欺欺人，誰就應該承认工人的統一战胜了取消派这一客觀的事实。

另一种反駁意見也同样的“聪明”：說什麼“孟什維克和取消派投了某某布尔什維克的票(或参加了选举)”。好极了！难道在第二届杜馬选举时占 53%，在第三届杜馬选举时占 50%，在第四届杜馬选举时占 33% 的非布尔什維克代表，不也是如此么？

如果可以不用杜馬代表的材料，而引用工人复选代表或初选代表等等的材料，那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但是，这种更詳細的材料并没有，“反駁者”不过是借此混淆公众的视听而已。

关于工人团体帮助各派报纸的材料怎么样呢？在两年中间（1912 年和 1913 年），有 2 801 个团体拥护“真理报”，750 个团体拥护“光綫报”^①。这些材料，誰都能够加以核对，而且誰也没有想否认。

試問，多数“先进工人”行动和意志的統一表現在哪里，違背多数工人意志的行为又表現在哪里？

托洛茨基的“非派別活动”，就其最无耻地違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來說，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三、論八月联盟的瓦解

要檢驗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分裂主义的責难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还有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們认为“列宁派”就是分裂派嗎？好吧，就假定你們的話是对的。

如果你們是正确的，为什么其他一切派別和集团都沒有証明：

① 按 1914 年 4 月 1 日的初步統計，有 4 000 个团体拥护“真理报”（从 1912 年 1 月 1 日算起），有 1 000 个团体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

撇开“列宁派”和反对“分裂派”，就能同取消派团结一致？…… 如果我们 是分裂派，为什么你们联合派彼此没有联合，也没有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能真正地向工人证明统一的 可能和统一的好处吗？……

我们来追溯一下往事吧。

1912年1月，“分裂主义者”的“列宁派”声明，他们是撇开取消派和反对取消派的党。

1912年3月，所有的集团和“派别”——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进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都在他们的俄文报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Vorwärts》^①上联合起来，反对“分裂派”。他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一唱一和、異口同声地痛骂我们，给我们起了“篡夺者”、“騙子”等等亲热好听的譯名。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联合起来反对“篡夺者”，给“先进工人”作一个统一的榜样呢？如果先进工人看到你们取消派和非取消派团结一致反对篡夺者，另一方面又看到“篡夺者”、“分裂派”等等众叛亲离，他们难道会不拥护你们么？？

如果意见分歧仅仅是由“列宁派”虚构或鼓吹出来的，如果事实上取消派、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有统一的可能，为什么你们两年来自己 没有作出榜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1912年8月，召开了“联合者”代表会议。但是立刻就开始了分裂：普列汉诺夫派根本拒绝参加，前进派参加了，可是很快就退出了，并且提出抗议，揭露这种打算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取消派、拉脱维亚人、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谢姆柯夫斯

① “前进报”。——编者注

基)、高加索人、七人团“联合起来了”。是真的联合起来了嗎？我們当时就說過，並沒有真的联合，这不过是为取消主义打掩护罢了。事变是否把我們的話推翻了呢？

到了1914年2月，正好过了一年半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 七人团瓦解，布利楊諾夫退出七人团。

(2) 留在新的“六人团”內的齐赫澤同土利亚科夫或另外一个入，在答复普列汉諾夫的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他們在報紙上表示要給他答复，但是始終沒有能答复。

(3) 托洛茨基事实上已經好几个月沒有在“光綫报”露面了，他脱离該报办他“自己的”“斗争”杂志去了。托洛茨基称这个杂志为“非派別性”杂志，这就明显地(凡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很明显)說明，在托洛茨基看来，“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原来是些带有“派別性的”联合者，也就是說拙劣的联合者。

亲爱的托洛茨基，既然你是个联合者，你說可以同取消派統一，既然你和他們一起站在“1912年8月所拟訂的基本观点”(“斗争”杂志第1期第6頁“編輯部的話”)的立場上，那末，为什么你自己沒有在“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上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

还在托洛茨基的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发表过一篇用心恶毒的評論，說該杂志的面目“还不清楚”，說关于这个杂志“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談論得很多”，当时“真理之路报”(第37号)①自然就揭穿了这种謊話，說明“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談論”的是托洛茨基反对光綫派的秘密信，說明托洛茨基的面目和他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已經十分“清楚”了。

① 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151—154頁。——編者注

(4)曾經反对过耳·謝多夫的(因此受到費·唐恩之流当众的斥責)高加索取消派的著名領袖安恩,現在已經在“斗争”杂志上出头露面了。高加索人現在願意同托洛茨基一道走,还是同唐恩一道走,这一点“还不清楚”。

(5)拉脫維亞的馬克思主义者曾經是“八月联盟”中唯一实在的組織,現在已經正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并在他們最近一次代表大会(1914年)的決議中声明:

“調和派的無論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會議)聯合的企圖是徒勞無益的,聯合者自己也墮落成取消派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附屬品了。”

这个采取中立立場、不願和两个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发生联系的組織,根据一年半的經驗,作了这样的声明。对于托洛茨基來說,中立者所通过的这项決議应当是更有分量了!

看来,够了吧?

那些給我們加上分裂主义罪名、責备我們不願意或不善于同取消派相处的人,自己也沒有同取消派相处好。八月联盟原来是一个空中楼阁,它已經土崩瓦解了。

托洛茨基在讀者面前隱瞞这种瓦解情况,也就是欺騙讀者。

我們的敌人的經驗,証明我們是正确的,証明同取消派一起共事是不可能的。

四、一个調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斗争”杂志第1期以“杜馬党团的分裂”为题发表了一篇編輯部的文章,文章談到一个調和派分子对拥护取消派的(或动摇到取

消派方面去的)杜馬代表七人团的忠告,忠告的主要点就是下面这句话:

“凡是必須同其他党团达成協議的时候,應該首先同六人团商量。”(第29頁)

这个明智的忠告大概就是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光綫派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从两个杜馬党团斗争一开始,从夏季會議(1913年)通过決議那时起,真理派就采取了这种立場。而且在分裂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还在报刊上屡次声明,不顾“七人团”的再次拒絕,它仍然采取这个立場。

我們在一开始,在夏季會議通过決議的时候,就认为而且現在还认为,就杜馬活动問題达成協議,是适当的,也是可能的。既然我們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劳动团)都能屡次达成这种協議,那末,我們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当然更有可能、更有必要达成協議了。

不要夸大意見分歧,而要正視现实:所謂“七人团”,就是一些动摇到取消派方面去的人,他們昨天还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忧郁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唐恩轉到了托洛茨基的身上,并且来回地轉来轉去。所謂取消派,就是脱离党、推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合法派。他們否认“地下組織”,所以在党的建設和工人运动的事务方面,根本談不上同他們实行什么統一。誰不这样看,誰就大錯特錯,誰就沒有估計到1908年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但是,在个别問題上,当然可以同这些党外的或与党貌合神离的集团达成協議;我們对待这个集团,也应该像对待劳动团那样,应该經常地讓他們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之間有所抉擇。例如,在爭取出版自由的問題上,是按自由派那样地

提問題，否定或忘記不受檢查的報刊；還是實行相反的工人的政策，取消派顯然是動搖的。

在杜馬政策的範圍內不會直接涉及杜馬以外的最重要的問題，因此，可以而且應當同自由派工人代表的七人團達成協議。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由取消派立場轉到黨的夏季（1913年）會議的立場上來了。

不過不要忘記，黨外的集團對於協議的理解，同黨員一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非黨員看來，在杜馬中的“協議”，就是“制定策略決議或路綫”。在黨員看來，達成協議就是要吸引其他人來實行黨的路綫。

例如，勞動團沒有政黨。在他們看來，達成協議就是今天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明天同社會民主黨人一起“自由地”“制定”路綫。而我們對於同勞動團達成協議的理解完全不同：我們關於一切重要策略問題都有黨的決議，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放棄這些決議；在我們看來，同勞動團達成協議，無非是把他們吸引到我們方面來，讓他們相信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從而使他們不拒絕採取一致的行動來反對黑幫，反對自由派。

黨員和非黨員對協議的看法的這種基本區別，竟被托洛茨基忘得乾乾淨淨（他在取消派那里畢竟沒有白呆！），他下面這段議論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國際的代表必須把我們已經發生分裂的議會代表團中的兩部分召集起來，並同它們一起研究它們觀點一致的地方和分歧的地方……那時就能制定一個詳細的策略決議案，規定議會策略的基礎……”（第1期第29—30頁）

真是取消派觀點最明顯最典型的範例！托洛茨基的雜誌把黨忘掉了：這樣的小事情難道還值得想起它么？